

騷動之秋

刘玉民



騷動之秋

刘玉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内容说明

主人公岳鹏程既是一位名扬八方的农民企业家，又是一个称霸一地的土皇帝；既是一位新时代的弄潮儿，又是一个旧观念的继承人。他敬仰父亲的革命生涯，却与父亲水火不相容；他欣赏儿子的聪明才干，却与儿子不共戴天；他留恋共过患难的妻子，却时时追寻情人的怀抱……在那片神奇的土地上，在那个骚动的秋天，三代男女演出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戏剧。

小说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山东农村的巨大变化，全书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感和浓郁的生活气息，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极富戏剧性，读后令人回肠荡气、耳目一新。

责任编辑：彭沁阳 于砚章

骚动之秋

Sao Dong Zi Qiu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44,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0 $\frac{1}{2}$ 插页 2

1990年7月北京第1版 199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9,500

ISBN 7-02-000942-5/I·927 定价 3.95 元

序

荒 煤

1987年的秋天，我曾经到浙江绍兴去参观乡镇企业的发展，虽然是走马看花，也不能不为农村面貌的巨烈变化感到震惊、欢欣和兴奋。在告别浙江的一次座谈会上，我还情不自禁地宣告，倘若那位秋瑾烈士还健在，我想她会把她临刑前留下的那句著名的诗句：“秋风秋雨愁煞人”，改为“秋风秋雨喜煞人”！

后来回到北京，我又写了一篇短文：《向阿Q告别》。我认为，我“终于在鲁迅的故乡向阿Q告别了，告别了他那个悲惨的年代。这是值得庆幸的”。不料还引起一个小小的争论，有两位好心的同志发表文章，认为我要否定阿Q这个不朽的形象。不过，当时的确有一个念头，假如有时间再来绍兴，最好再深入了解一下乡镇企业发展，写篇报告文学。这个善良的愿望也没有实现。农村改革的新气象也渐渐在脑海里淡漠了。

时间跑得真快，两年多过去了，我没有想到，在1989年的岁末，我却读到了《骚动之秋》这样一部反映农村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农村面貌和人际关系的巨大变化的长篇小说。尽管我年逾古稀，又有冠心病，医生频频嘱咐心情最忌激动，似乎不易也不宜心情激动，但终于还不免为作品中几个重要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在内心激起了一些骚动。也就不能不对这部作品说几句真心话。

我们这一辈老人，恐怕难免有以下某些缺点或遗憾：精力有限，读的作品不多，因而难以作出精确的比较与判断；对当前

生活中的巨大变化了解不具体、不深刻，因而对作品的思想深度体会不深；对文学作品的基本审美观念——要求作品努力反映生活的真实，创造生动感人的形象，是难以改变的。因而，评价一部作品的成就，离不开这个基本原则。

我始终认为，生活的真实与生动感人的形象是一个整体。过去常讲，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但是这个真实，既是生活的真实，也是形象的真实，没有真实感人的形象，也就不可能表现生活的真实。所谓生活，人是根本。离开了人，不去表现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生活中、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人，人们各自的生活环境、条件，对生活的需求、理解、信念意志、思想道德、伦理、感情等等共性与个性的差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尖锐的矛盾，怎么去表现生活——所谓生活的真实？所以作为艺术生命的真实，归根到底，还是在于作品中真实、生动、感人的形象。

这就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凡是伟大、优秀的文学作品，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的，无非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真实感人的典型形象。尽管读者并不都熟悉，甚至不是同时代的人，或同在一定生活范围内一起工作和生活的人，然而经过作者的描绘与创造，这些作品中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并由此展示的内心世界、精神面貌、性格的特征，却深深吸引读者，使人们去探索这些人物的心灵，去认识、理解了他们的性格和思想感情，去从他们的遭遇和命运中去思考许多问题，并获得种种启示。

《骚动之秋》，既是描写一个“农民改革家”，岳鹏程在改变家乡面貌中激起的种种骚动：从省市县委领导的关注到全国和省级报纸的社会舆论的宣传，从李龙山的古老传说到李王庙后殿的碑碣上刻下岳鹏程和大桑园的名字……但同时，也着重写了岳鹏程内心的种种骚动，他和儿子赢官在改革中不同的见解的

矛盾引起的父子冲突；他和秋玲的感情导致与妻子的冲突和家庭矛盾的尖锐化；他在改革中处理问题的大胆、果断、魄力、远见等等，的确使乡镇企业有了较大发展，然而又的确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受到不正的社会风气的影响，采用了一些非法的手段进行了倒卖紧缺物资的活动；他在管理方法上确是严格要求，然而又不免独断专横，甚至打骂工人；他既懂得要获得领导的支持，却又不免由此去观察、掌握领导者种种心理，甚至庸俗地迎合领导的趣味。而不合他意愿的人，即使是自己的父亲、儿子也难免产生嫉妒和懊恨，甚至不惜对儿子的事业加以阻挠和破坏……

因此，岳鹏程这个人物难免如作者借他儿子赢官之口，说他是一个带“悲剧色彩”的农民英雄：他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可又“常常不自觉地搞起那一套，而且认定是最正确、最先进的”。

作者也借记者程越的心情，表述了对这位悲剧色彩的英雄“感到有一种悠远、深沉的悲哀”。尽管岳鹏程自己讲了，社会现实哪儿都有悲剧色彩，但真正的悲剧却在于岳鹏程根本不能理解，他在历史长河中淤积的泥沙中改革创业，即使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也难免陷于封建的种种传统的思想、观念、方法之中无法摆脱的困境。他既无法得到父亲岳锐和肖云嫂老一辈革命者的谅解和原宥，也只有和儿子赢官这一代新人决裂；而在生活方面，他既不可能真正和秋玲结婚，也不可能真正和妻子淑贞分离而毁灭家庭。最后“他觉得自己简直成了天边雁，海上舟，于茫茫中显出了孤零零一个身影”，终于病倒了。

岳鹏程这个人物，虽然只是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一个农民改革家，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突然成为一个英雄。可是，他没有力量彻底消除掉灵魂中沉淀的淤泥，却不能不如同一颗流星闪失在空间。从这一点上来讲，这个人物的命运，有相当的普遍

性和典型意义。无论是一个基层的领导者甚至是较高级的领导人,都不能不警惕和反思,在改革开放中,要在创业过程中开拓新的领域、新的境界,不仅需要魄力、远见、胆识,还要善于冷静地思考;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既要清除长期封建思想所淤积的泥沙,也要防止资产阶级不正之风的侵蚀,不然就功亏一篑。

因此,作者创造了岳鹏程这一个真实生动感人的形象,激起人们思考,形成这样一个悲剧性的改革家的形象的原因,指出了改革的艰巨性——改革者在改革中还要严格改造自己,这就使得作品的思想性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中国有句老话,牡丹虽好,绿叶扶持。岳鹏程这个人物形象的真实生动,正是作者在努力刻画他的形象的同时,努力围绕着岳鹏程的“骚动”,有层次地分别展示了各种人物相互之间的心灵的撞击。岳鹏程以他的骚动和自己的父亲、妻子、儿子发生几乎是不可调和的冲突,然而正是这种心灵不断地撞击,不仅真实、深刻地揭示了岳鹏程复杂的心态,也使得岳锐、肖云嫂、淑贞、赢官、秋玲等人被卷入骚动之秋的风风雨雨之中,显示出各自不同的个性和独特的心理,以致这些人物的形象栩栩如生、闪耀着自己的星光。

特别是岳锐,肖云嫂这种在农村生长、在革命战火中成长起来的老一辈共产党员,按照传统的观念来看岳鹏程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一种叫他们感到痛心疾首的“大逆不道”。可是,他们也终于在第三代、青年赢官一代人身上看到了希望,尽管还有些迷茫。(当然,作者也较精炼地写下一个省级干部邢老,听到赢官改革农村的设想,就决定把调查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小桑园去,又说明我们党内老一代还有非常清醒头脑的领导人,会把握住农村改革的方向。)然而透过这老一代人的眼光来看农村改革、乡

镇企业的发展,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干部的能量,这又是不可缺少的一笔。因为这老一辈革命家确是我们现实生活中有较大影响的一股力量。他们站在支持农村改革这一边,就会形成一股起推动促进作用的力量。否则,他们也的确可以形成一股顽强的阻力。他们和岳鹏程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实。事实也证明,老一辈革命家严格要求自己遵守党章,按照党的原则办事,无私地贡献一切的精神等等,不论进行什么改革,也仍然是改革者应有的道德品质。

对于传统的观念和思想,现在有一种倾向,一提传统,似乎就是指过去的所有的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和思想,都是应该撇弃的落后的东西,完全否认一切传统的观念和思想,而忽视了一个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随着时代和社会发展实际已经有所变化,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经过实践证明,还有所发展和丰富的优秀的传统的观念和思想,还是应该加以继承和发扬的。

作者在揭示岳鹏程的心态,谈到他和淑贞、秋玲的关系时,曾经有过一段分析:

“他有愧于淑贞也有愧于秋玲。但他不能躺在观念和道德上生活。在他看来,生活创造道德,道德理应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唉,为什么人们只为外在客观世界的变化欢呼雀跃,而漠视人的主观世界必然随之变化的合理性呢?”

我读《骚动之秋》这部作品时,小说一开始就揭出了淑贞发现岳鹏程和秋玲的暧昧关系,我就习惯地直感到,这大概就是岳鹏程这位农民改革家最后垮台的导火线,还有点担心小说过多地落入“三角关系”的俗套。后来才发现作者还只是把岳鹏程和秋玲的关系作为刻画人物复杂心态的一个侧面来写。现在,甚至有个别所谓“改革题材”的作品中热衷于描写于男女私情,渲

染性爱，以为这也是改革中必然的合理的变化。其实，这正是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带来的消极因素，但不能认为这就是应该合理的改变。

就作品所描写岳鹏程和秋玲的感情来看，是复杂的。我感到高兴的是作者既没有在这个情节上落入俗套，也没有把岳鹏程按照“一半是人，一半是魔鬼”这个模式去描绘。如写到岳鹏程突然意识到淑贞要走绝路，以为妻子会投河自杀那一段心理过程，对淑贞的愧疚心情，都描绘得很细致、很真实，使读者可以理解。

但是，对比之下，我倒觉得，岳鹏程对秋玲的愧疚心情倒写得不够充分了。我作为一个读者认为，岳鹏程应该更觉有愧于秋玲。他应该明白，无论从哪方面来讲，发生这样的事件，他要负主要的责任。

在一个大的历史动荡中，新旧思想、观念、行为、心理都不可能不发生巨烈的撞击、冲突，因而人们某些思想感情确实会发生种种变化，要分辨哪些是合理的、必然的、正确的，哪些是不合理、不是必然的、错误的，也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未必都能恰如其分地加以理顺。然而作家既然不能不描绘这种种变化，也就必然要求作者慎重对待，给予科学具体地分析和描写。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终究要为建设美好的灵魂作出贡献。

农村改革家也是多种多样的，由于各自的不同的经历、教养、素质、思想、观念的影响，他们也不可能都是完美无缺的“当代英雄”。他们也可能有不幸的坎坷和命运，也完全有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他们也可能星光灿烂，在某个地区甚至全国发出他们的光芒，照亮历史前进的道路。有的也可能就是一颗突然闪耀一下就消逝的陨石。然而新潮澎湃，新一代不断崛起，又是历史前进必然的规律。凡是对改革有所贡献的任何

一位改革家，历史是会对他作出公正评价的。历史也是不会忘却他们的。

同样，作家所描绘的真实生动感人的改革家的形象，历史也会对这部作品作出公正评价的，历史也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可惜，新时期十多年来，在改革开放的汹涌澎湃的大潮中浮沉的改革家的形象，文学创作表现得太少了。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和愧疚！

也因此，读了《骚动之秋》，百感交集，不能不对刘玉民同志表示我的祝贺。发表这样一篇读后感，坦率地讲点我个人的感受，倘若对今后玉民同志的创作还有点促进作用，那么，在我有生之年还能多读一二部反映农村新面貌的作品——完全可以再写《骚动之秋》的第二部、第三部，让赢官、秋玲、小玉、银屏，这一代新人再次开拓一个崭新的天地，那就更叫我高兴了。

我真诚地期望再看到《骚动之冬》，而最终迎来一个《骚动之春》！

第一章

“……淑贞嫂子把大勇找回家了……好象是因为秋玲的事儿……”

超豪华型小皇冠，沿着通向城里的公路飞驰。车窗外，秋天的山野炫耀着令人心醉的色彩。岳鹏程的思绪，依然缠绕在方才胡强讲过的几句含含糊糊的话上。

看过捕鹰收鹰的全过程，岳鹏程带着满心的兴奋来到公路边上时，又说又笑的胡强忽然站住了：

“岳书记……”

岳鹏程发现了那舌尖上的迟疑，故意望着不远处的石桥。他的“坐骑”，送他前去开会的那辆银灰色的小皇冠，正通过石桥向这边驶来。

“岳书记，有件事告诉你，你可别……”虎背熊腰、满脸络腮胡子的胡强，一时间仿佛成了未出阁的大姑娘。

“什么事痛痛快快！别他妈老娘们似的！”岳鹏程说。他不过四十六、七岁的样子。因为近年从膝盖以上均向圆形发展，一米七五的身高无形中至少缩短了五公分。好在目前他并不是姑娘们追逐的猎物，并不存在“二等残废”的苦恼；倒是作为中年人和“书记”，恰到好处地显示出稳重和威仪。

“是这么回事，先一会儿我来时，淑贞嫂子把大勇找回家了……”胡强满面小心，却极力想显出平淡的样子。

“喊回家怎么啦？说呀！”

小皇冠停到路边，司机小谢打开了后门。

“我从外边听了几句，好象……好象是因为秋玲的事儿……”

山坳里涌过一阵风。秋天的阳光，在岳鹏程宽厚的面庞上涂上了一重紫红。他的目光在路边一株老椿树胸前游弋。

“还有吗？”

“好象还送到了你……”

“就这些啦？”

胡强低着头，脚尖在路边一块石头上蹭着。

“真他妈狗咬耗子！”岳鹏程脸上的紫红已经过去，浓黑粗重的眉头跳跃着，显出几分凶狠，“你这个治保科长可真有两下子！叫你注意动向，你把耳朵架到我家墙头上来啦！好大的胆子！”

“不，岳书记！确实不是！……我胡强是头牲口，也不敢朝你尅个骡子！……”胡强发誓赌咒。

对于胡强的忠诚岳鹏程并不怀疑。这不只因为那小子在城里开车轧死过人，被他好不容易保下来，弄到村里当上治保科长，还因为他与那小子的老舅，原县委组织部长、现任县人常委副主任的陈大帅，有着很深的关系。大白天上班时间，淑贞把身为公司财务科长的大勇找回家，会有什么事情呢？因为秋玲的事，因为秋玲的什么事儿？难道自己与秋玲的关系，被淑贞发现了什么？……难道昨天晚上……

岳鹏程心尖一跳，额头上立刻感到了一层燥热和潮湿。

昨天晚上，按照秋玲约定的时间，岳鹏程提前赶到办公室，擦了桌子茶几，又把里间的床铺收拾了一番。这里曾经印下他和秋玲的许多记忆。只是近半年里，秋玲轻易不肯到这所办公室里来了，尤其不肯进到里边的屋子里去。这使他只能在时时生出的期待和焦灼中，忍受煎熬。

“晚上我找你有事。”下班前，在楼梯上，他们擦身而过时，秋

玲玲声说。

“到我办公室？”

秋玲眼角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流波，她点点头：“好吧，八点我来。”

如同天边的一片彤云、梦中的一只仙鹤，秋玲飘然而去。

楼梯上传来一个供销员与几个前来求援的客户道别的声音。岳鹏程快步登上去，以难得见到的热情把客户留下来，并且带到宾馆小餐厅，要了几味海鲜、几瓶青岛啤酒。客户们千恩万谢，临走也不明白这位大名鼎鼎，往常连面儿也难得见到的大桑园村党总支部书记、远东实业总公司总经理，今天何以如此慷慨盛情。

表针指到七点四十五分时，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岳鹏程立刻拿起一张报纸，坐到沙发上。他不愿意让秋玲看到自己心神不宁地等待着的窘态。与女人交往，与比自己年轻得多的心爱的女人交往，是不能不讲究一点谋略的。这半年，他对秋玲和秋玲一家关怀备至，却从未对她有过丝毫勉强。女人的心柔弱而坚硬。征服女人的心也只能如此。他知道秋玲是不会忘掉他的，会同以前一样时常到这里来的。当然，除了关怀体贴之外，他还有另外的考虑和办法。没想到他的“考虑和办法”尚未付诸实施，秋玲便飘然而至。

女人哪！女人！

楼梯的脚步声传到门外，推门而入的却是司机小谢。小伙子的未婚妻要回县城的家里去，小伙子问书记晚上用不用车。

“你去吧，把车也开去，让她爹妈开开眼！有人问，就说到县里接我。”

小伙子欢蹦活跳地去了。楼梯一直没有再响。

七点五十五……八点……八点五分……

岳鹏程觉得身上好象有一些虫子在爬，沙发上也象被谁点着了一团火。他跳起来，走到窗前，掀起紫色和乳黄色的双层窗帘，朝楼下左侧的那条胡同张望。

还是不见人影！

他心烦意乱地将报纸丢在沙发上，坐到写字台前的藤椅里。蓦地，他惊住了：对面靠墙的高背沙发椅上，一个姑娘正在向他笑。

那笑既含欣赏又有讽刺。夜的沉重显示出两排洁白的银亮；额头，如同一片落雪的原野；原野下方，两抹浓眉下镶嵌着两颗星辰；鼻梁挺秀犹如一架山脊；一头浓发，凤尾菊似地在脑后和颈下恣意飘逸和流泻。她向墙边伸出纤细的食指，柔和的、乳白色的日光灯的亮光，立刻使她周身闪射出春天的光环。那光环遮蔽了那眼角上的几道细密的褶子，和褶子下方的眸子里隐隐外泄的某种忧郁和不安。

“秋玲！……”

岳鹏程带着喜悦的冲动，上前拉起了那双姑娘的小手。

那手柔软滑腻，象是一块温热的海绵。一股电流经由海绵传到神经中枢，岳鹏程就势俯下身去。

那只手把他推开了，“你别乱动，我找你有事儿呢。”

“有事儿就那么急，还耽误了……”

“你想不想听？不想听我立马就走！”语气中没有回旋的余地。

“好！听，秋玲的话咱还敢不听！”

岳鹏程乖乖地退回到沙发那边，随手丢过一袋高级酒心糖。

“我准备结婚。”

“结婚？”

岳鹏程的眼珠蓦地凝住了。他差一点跳起来，眼珠几乎滚

落到猩红色的化纤地毯上。

“我想你应该理解我。”秋玲把低垂的眼帘挑起，审视的目光中流露出温和的期待。

“和谁？”终于问出一句话。

“贺工，贺子磊。”

果然是他，这个被收留的“坏分子！”一个月前，岳鹏程就风闻秋玲同这位流浪工程师有了关系。但他没料到事情会发展得这样快。

“他以前那些事，都了解清楚啦？”

“那是那个书记对他的陷害。”

“这么说已经决定了？”

“我想是。”

静默，好难捱的静默。

窗外漆黑，有风。风象一个顽皮的孩子，悄悄地尝试着揭开那道厚实的窗帘，窥探那背后的秘密。蓦地，窗帘果真被揭开了。沉闷的屋子里透进了夜的神奇和美妙。

岳鹏程在整洁的地毯上踱了几步。然后回到藤椅中，从写字台里拿出一盒烟，点上一支，用力吸了一口。

烟雾弥漫了他的脸，弥漫了秋玲的视线。

因为胃病和咽炎，他的烟已经忌了将近一年了。那是秋玲劝诫的结果。但此刻秋玲只能眼睁睁看着，压抑着几次冲涌上来的劝告的意念。

“今天你是专门来告诉我这件事的是吗？”岳鹏程咳嗽着，但心绪显然已经平静了。

“是。”秋玲的脸忽然有些燥热，目光盯到写字台一边。那里有一个已经成了装饰品的绛红色的自立式自动旋转石英电暖器。

“如果你能谅解我的话，我还想求你办一件事。……”

“谅解你？”岳鹏程抿唇沉吟。片刻，随后身体向后一仰，又显示出他的热情和爽快，“你要结婚是好事，我有什么不谅解你的？咱们一起走过这么多年，论功劳论情谊，只要我岳鹏程在大桑园还说了算，你秋玲有什么事就说吧！”

秋玲反倒吞吐了：“我只是想……”

“要盖房？要地基还是要材料？”

“不，我只是想把他的户口……”

“哦，户口落下才好结婚。”

岳鹏程沉吟地屈了屈手指，眉尖微微蹙起：“秋玲，迁户口的事上边已经卡死了，这你知道。尤其象贺工，屁股后边还拖着一条尾巴，恐怕更难。”

思忖了片刻，忽然有力地一扬下颌：“这样吧，我亲自来办。保准误不了你的好日子，行不行？”

秋玲显然被感动了，眼眶里溅出几颗明亮的泪花。她直视着站到面前的岳鹏程，猫儿似地任凭他把她的小手握进两只宽厚、坚实的掌中，并让他在她的唇上落下一串重重的热吻……

沉思中，岳鹏程情不自禁地揉了揉手掌，又舔了舔嘴唇，姑娘小手的温润和红唇的甜腻，仿佛还没有消失。

淑贞会发现什么呢？大勇又会知道什么呢？

淑贞是个有血性的人，果真发现了他和秋玲的暧昧，肯定会掀起一场大波。然而这怎么可能呢？昨晚的事，就是那样简单、迅速和秘密的嘛！……或许因为别的什么事，淑贞姐弟和秋玲发生了龃龉？一定是为的那条胡同，大勇那小子偏要把房基向外挪出一砖。真是岂有此理！……对，一定，一定就是那条胡同了。……胡强这小子听见风就是雨，回去非狠狠敲打敲打不可！……

小皇冠在岳鹏程的思虑中驶进一所大院。没等停稳，一位

干部便跑过来打开车门，对岳鹏程说：

“人都齐了，县委祖书记和省报总编辑都来了，就等你了。”

岳鹏程下了车，随手把车门一甩，一阵轻松的小跑，朝一色白玉石铺成的台阶上登去。